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一

李汪胡楊張陳列傳第九

東莞尹守衡著

韓國公李善長者定遠人本元胥刀筆吏也元末盜起汝潁淮南北大震善長避居東山中太祖略地至滁陽善長被書生服出謁道旁伏地告曰有天有日矣太祖問知爲里中長者降容待之與語合遂收之以爲掌書記太祖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鬬天下何時定乎善長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蝟

偕土崩瓦解王公濠產距泗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難定也太祖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孤徐達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善長曰良知計絕人後世無匹善長何敢望良王公不以善長爲無能使給餽餉或可效何耳太祖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善長曰世豈乏才顧善長不能悉知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太祖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是耳善長獨持文墨周

加諸將間太祖語之曰君觀群雄中往往多敗乃公事者詎乎則君等文吏實爲之文吏每與將士爲關通則主帥易爲其熒惑是致上下相猜忌而肘腋之變遂成吾今與君約吾將士之得失君毋我言惟予自知若但掌簿書而已善長謹受教從克滁州郭子興脫泗上還滁頗中流言內疑太祖稍稍奪太祖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太祖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不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死太祖代總其兵填和陽元王子充堅樞密絆住等來侵軼太祖旣屢破之而又

出襲雞籠山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元諜知和陽兵少復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太祖聞捷乃大悅曰孰謂而屢屢握算者也當今執戈者屈矣從渡江克太平授元帥府都事從定建康填撫諭告軍民輯和善長乃與諸將奉太祖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以善長為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軍需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太祖出征婺州善長留守婺州下太祖因徵宋濂劉基兩人別之辛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以善長兼司馬掌尋陞中

書省參知政事時處吳漢兩雄割據之中善長左右支
吾一切軍興常給無乏間米旁議佐以茶鹽魚課錢鐵
之屬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甲辰奉
太祖爲吳王善長爲右相國善長因請太祖進即皇帝
位太祖弗許然念淡吳已殄感善長有饋餉之勞召見
戟門封宣國公賚賜無筭丙午改左相國丁未復率群
臣勸進從之明年戊申正月上即皇帝位改中書左丞
相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
兼太子少師進郊社宗廟議五月上幸汴梁善長留守

八月駕還上六部官制十二月定喪制及三司朝賀東宮儀二年正月上諸神祭禮及翰林官制二月監修元史四月奉詔編祖訓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功三年正月定服色議征沙漠置司農司河南制存恤祿秩國初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禁遙祀是秋病十一月大封賞上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功然事朕久給足軍食功甚大宜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絶賜鐵券免二死

于免一死券文比之蕭何曰此天以善長授朕朕獨知之人人未必盡知也賚文綺帛百匹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寛博有器略然意忌多不能平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訴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昶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骸任賜臨濠地千五百頃佃戸稱之復爲置守塚戸百五十家守伎戸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疾良已

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年體者賜之復語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略毋使失所南安侯監田弗勤勑善長留鳳陽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伸佑皆爲群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具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

入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決

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善長符同小吏奏黔

賓上以為欺勅諭善長法當斬然行賞有誓止削祿

一千四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

文忠議軍國政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

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命群臣更訊復親臨

鞫具 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為

威福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厚相善客語惟庸定

遠故里第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祖父三世塚上

旨夜有火光燭天此皆丞相瑞應惟庸私自喜遂與二人有邪謀吉安侯仲亨平凉侯聚時負上譴恐見誅惟庸誘與同事二人素驍勇收軍馬以俟惟庸陰使存義說善長善長大悖曰唉孺子安得此言族矣存義懼不敢聽居旬日惟庸復語存義若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佯自驚而心頗念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後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任爾等爲之又旬日惟庸過謁善長善長東向坐惟庸西向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莫得聞但遥見善長頷

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爲貢船挾詐害上

掠武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并誅

節時貲聚已前死群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

曰此皆朕初起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

佑於是善長奏還儀仗户御史左中丞安然老上仍䘏

善長攝其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長

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

弟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

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常

從遏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
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慮
弟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且惟庸初為宰國令善長薦
之遂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
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
役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
屬請誅善長不許仍下詔慰諭之召語奉天門與語開
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曰太師老矣吾欲幽
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

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不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仲與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授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能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上書訟冤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王能察焉竊見太

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
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
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
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
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
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
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
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
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

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粉世絕宮汙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之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興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慮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慮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乃未有平居安然都無形跡而

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君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䟽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於聖明之朝而無一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為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為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為陛下言者而事枉人冤延今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臣所

以慰其踈賤冀陛下萬一感悟臣耳兢兢鑊無所復辭矣上亦不罪

論曰李韓公老守刀筆依跡東山識真主於擾攘之中遂際天日之光慶風雲之會斯固千載一時者哉坐贊廟謨翊成帝業鼎垂帶礪位冠群公比迹文終未為過也迨至老年不勝驕溢之私遂忘止足之戒以致子弟親戚為籍寵榮冒出非分變生意外自殞厥躬復何憾焉然以帝眷洪業已包荒一紀而悠悠吏議久而彌峻功名之際豈易處哉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也太祖下太平廣洋以游士旅
群儒入見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太祖定鼎建康行樞
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己亥立執法議
理司廣洋與李勝端爲執法官以議時政闕失又名爲
都諫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
改右司郎中嘗勸諸省初建尋知驍騎衛事常將軍下
贛州出參軍事遂守贛州尋陞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
將軍下齊魯開省山東上命學士陶安代廣洋江西從
以不足名召入參政中書明年關中平復出參政陝西

三年李丞相病告召還中書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召入爲右丞惡廣洋位軋己省中事輙多顓決廣洋畏之不與較憲猶未慊欲遂去之嗾御史劉炳劾廣洋奉母不如禮上令免官還高郵憲恐上念廣洋將復入又教炳奏徙海南上尋覺下炳獄按治御史中丞劉基并發憲奸狀上大怒誅憲及炳召廣洋還其冬與劉基同日受封封廣洋護軍忠勤伯食祿二百五十石四年李善長致仕乃以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廣洋性故柔懦位居惟庸上事多受成於僚屬上以爲怠

政六年三月左遷廣東行省參政明年上思之召還爲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左丞相加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勑勞問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上使廣洋從且有別命而廣洋耽酒色遠慢上不悅右丞相惟庸多不法廣洋知之不敢言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如此勑令洗心補過廣洋皇恐謝罪誠意伯卒御史中丞涂節爲上言基死于毒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基病時飲惟庸藥遂死乃責廣洋朋黨誣罔居海南廣洋舟至太平得上勑勑曰勑諭忠

政坐視廢興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又初務事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既入臺省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奉祀諸神所在略不究心自居大宰之位公事浩繁惟從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安享大祿昔命劾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與楊憲同署中書憲奸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與利除害莫知所爲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

如此肆傷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兹爾本實
非愨士特賜勑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巳以歸冝冝廣
洋奉勑慙懼自裁廣洋死惟庸遂以右丞相獨總中書
之政惟庸者定遠人也爲人雄爽有大畧而隂刻險慘
衆多畏之先是上誅楊憲後求可代憲者群臣言惟
惟庸才朝擧止便辟即上所問能强記顧對少所遺上
遂大愛幸之進爲左丞廣洋尋謫廣東遂代廣洋爲右
丞相惟庸既得志益驕恣無所忌善以其才蒙蔽上上
愛其才未深察而惟庸權日益重諸微侯失職者命多

依惟庸左右爲心腹已而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子乘馬馳衢道中誤踐人死上怒使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上不許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私自計曰主上魚肉勳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死寂寂而逆謀遂益决矣上誅其僚屬嘗與萬五千人誣罔株黨甚衆上即大位立丞相僅十年韓國忠勤皆不獲令終胡惟庸與左丞楊憲參政張昶又皆以逆誅死上於是盡罷中書省官楊憲者陽曲人張昶者宛平人兩人皆以

才能爲上所愛幸而昶才猶在憲右昶本事元爲户部尚書出使吳張士誠爲我游卒獲見上上特留用自上得昶軍府事爲昶裁定者十七上倚昶日三接昶每畫必爲上模畫即獨取上手行之而不關白善長憲與同在中書浮相好而內實忌之昶嘗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佯爲惻然而遂有心於搆昶矣久之昶聞元主以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昶愧之既未即歸元而又陰欲弱明詐使人稱上功德勸以及時娛樂上示

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焚其書祖皇懼不自安十三
平章長壽丑的歸元祖乃以書託奏元主請反擴廓
襲金陵憲候祖疾得祖手牘遂發之祖具伏磔于市憲
繇是得專任用上欲相之久矣基未之許而憲爲人意
忌深刻上未深知之爲司農卿時浙西初平憲以其民
富厚稅斂以資國畝加二畝民甚怨之及爲右丞乃欲
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欲持權劇爲一統山
河花押以自尊其不法類此而是作遂見誅
論曰高皇帝之勳舊文臣所封爵者李韓公劉誠意暨

廣洋而三耳廣洋初以一游士才能遠在楊憲之下一旦會遇風雲爵亞列侯位居執政夫非亢極滿盈之秋而姦邪側目之地乎憲以持權自固故靡終廣洋顧爾寬和自守豈不以吾寧碌碌爲容冀免讒隙僥保全抑詎知夫身君可容相焉用彼上所斥謫再矣予之以沉必禍過之期非一日矣廣洋未之思耶與奸同處上之不能正色朝廷之上有所匡扶下之不能脫屣功名之外其爲邪比雖有海外之竄且不免於鍋鑊之賜尚奚

跋

陳寧者茶陵人也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
將言事上喜其雄論署爲東曹椽上令徵兵淮安爲吳
將所獲寧與抗言高辯吳將義而遣之上命爲中書省
參議吳元年出知廣德府歲旱蝗乞免租不允寧赴闕
面陳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
乃勝人敢爲此言耶從之遷浙江按察使皂隸小毛訟
其陰過逮繫應天獄久乃釋之降提舉上即帝位徵爲
司農卿遷兵部尚書已後出守松江還中書省右丞已
人出守蘇州遷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召還御史中丞尤

年晉御史大夫十三年胡惟庸反御史涂節告變逮論且言寧在蘇州將催糧倒燒鐵烙人其子孟麟泣諫杖之至死上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遂賜死

葉王胡孫于朱熊傳第十

東莞尹守衡著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也劉基章溢皆琛同郡人琛與杭徐一時上克婺州聘宋濂爲五經師因聞三人皆國士及克處特徵三人與濂入見上稱四先生而四人者朝夕與上講論天下事而琛特以吏材見知與溢皆授營田司僉事將柄用之矣從討九江克龍興上改龍興爲洪都府遂用琛知府事琛至洪都勞心撫輯軍民戴德于何祝宗康泰反洪都琛與都事萬思誠迎戰千市皆

姬之琛贈南陽郡侯琛先仕元爲欽子巴又[illegible]青田武

義二品令所在稱神明宿奸隱猾不敢[illegible]胥[illegible]

息是時國有大軍所過驛騷琛坐溪澗攘抑[illegible]塵謝

遣一卒不敢跳梁處中坑洞渠魁進兵竟據[illegible]治

中既來歸於是死上念之輙憮然嘆曰吾南[illegible]

失棄琛武失趙德勝至今扼腕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也少年爲府小吏上過當塗愷[illegible]

策謁上轅門上命爲幕府椽上定金陵以愷爲省都事

上還自婺命愷往佐胡大海守婺使參軍事大海克衢

州上加愷秩即中使兼理而衢無城守愷簡爲縣民丁六籍其一得兵一萬二千八百人斥廢地得田五萬七千畝給兵屯種大海治軍旅愷治民事猾戶大俠一聽重足常將軍有部將擾民愷執而撻之帥常將軍使人讓愷愷曰民國之本也將軍上服膺肯令傷其本乎撻部將而萬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改容謝愷苗帥之難苗人咸欲擁愷而西愷叱曰吾佐天子大吏守茲土汝敢戕吾天子大吏吾義不得與爾共生帥聞愷言縲而囚之別室愷罵賊逾厲呼左右取酒引滿仰嚼旁

若無人賊中有與愷卻休帥亟殺愷無自遺患遂殺愷其子行人勸之走行曰世豈有棄父求生之子哉亦死之愷死上痛悼他日語宋濂曰王用和經濟才朕將大任之惜哉早歿于難愷嘗諫上不聽却立戶外迨莫不去上出見愷猶在怪問故愷從容進諫如前上慨然從焉愷善用正而嫺於辭初歿時追封當塗縣男洪武元年進爵子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也至正壬辰嘗語人曰淛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乎倡義兵保守湖山石抹宜孫奉省待

來守處辟深爲參謀太祖攻婺州宜孫教有車師屬深
將之徃援深晨起見有黒氣亘天西北白氣亘東南頃
白氣爲黒氣所蕩深心識之曰此敗徵也師果敗深遂
宜孫使守龍泉兼理慶元松陽遂昌四屬邑及王師攻
處四邑民詣深請曰公治兵十年勞苦功高朝廷未有
一命之錫國實負公公何負於國哉願公内附以全民
命深因民心觧甲請降見將軍胡大海曰深所以爲此
者爲吾民也願明公噢咻之四邑得不受兵上聞深名
久召入爲左司員外郎與深語未嘗不稱善從平江西

守吉安巳因苗帥叛殺耿再成復還守處山寇秉苗亂
或竊發深第捕渠帥誅之餘皆諭令散處加防約而巳
深見處兵單弱乃諗于衆曰兵以衛民無兵子女玉帛
不保兵衆又無以餉之柰何衆皆頓首曰願如公教深
度民間恒產有苗十石令出一人爲兵就食其中處米
二十萬石得壯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
費湖再興反諸全從李文忠進擊敗其兵義烏深相地
得五指巖請文忠築新城捍其衝日城成上錫以名焉
是年九月溫寇方明善攻平陽深引兵救平陽方明善

敗走因下瑞安深兵直指溫州明善急與其仲父答珍
謀願歲輸金幣乃還師明年入朝上欲留深用深以邊
境未寧願還處時上已爲吳王乃加深爲王府參軍往
仍總制處州各翼語之曰閩浙平朕當還汝中書也深
出上顧宋濂問曰胡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材也上曰詢
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荷上知嘗謂人曰處藉
皇靈覆冒幸已敉寧誓舉全閩之地入版圖方展犬馬
微衷明年將兵下浦城克松溪請上更發建昌廣信撫
州三路兵併力八閩上如深言命指揮朱亮祖率廣信

兵出鉛山左丞王溥率建昌兵出杉關往與深合克崇安圍建寧建寧人嬰城謹守朱亮祖亟欲攻之深視氣祲不利止之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灾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灾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深猶不可忽閩兵屯錦江者乘深後來逼亮祖以是咎深深不得已引兵進擊破其二門建寧守將阮德柔盡率精騎開城門出扼深軍圍深數重會日已暮深以營壘未安敵圍不解難久持突圍出伏兵四起馬蹶被執阮德柔送深友定所深

見文定曰我主上神聖威武群雄屬心足下當效竇融故事奉土歸命可不失富貴文定不悟遂殺之先是日中有一黑子太史令劉基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果深也上痛悼追封縉雲郡伯其後文定就俘上命深子鬱其肉祭焉

琰琰字伯融句容人也琰長六尺餘而黑如鐵跛一足喜雄辯辯窮一座人天台人丁復負詩名當其听嘖談笑人無有當之者金陵夏煜師事復而橫逸出復上琰遊此兩人間最深時時與兩人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

語輒挹案大譁聲撼四鄰下筆累紙立盡由此驚動江
東胑出遊四方所與交盡一時英傑時時抵掌顧章句
生罵曰孫炎男子豈效若等稿死萬下耶衆生罔豪之
不與較炎亦竟落魄歸高皇帝定鼎金陵炎服鞾入見
勸上延攬圖大業稱上心上使爲行省椽與論天下事
每至千數百言皆可聽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
池爲華陽府即拜華陽守明年召入爲省都事會處下
以都事往總制處州上許以便宜行事不敢中報付省
符未署者聽辟任炎疋馬入處坐廳事驅城中民跽階

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
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爾民未知
朝廷德意握兵戲潢中主上不忍加兵命我而諭爾民
將以安汝非厲汝也爾民遵化有後福不然自取虀粉
無爲也炎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
爲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又徧檄諸屬縣數月
皆來炎約投兵相繼爲良民炎擇勇健民隸爲兵推一
人爲長日督教以備不虞發一符立至戲下無敢後好
吏強族素驕㒸束手歛戢於是人人願得孫使君長爲

守也是時四方爭割擾秀民依匿山谷中未肯出炎銄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録其姓名授使者書招之而是時劉基章溢葉琛最爲處士所推而基又最有名又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它人任使炎使者再往返不起承炎寶劒炎以劒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諭基基不答後乃遨巡來見炎置酒與基飲上下古今成敗傾河決峽基斂謝曰始基自以爲勝公聆公論議基何敢望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柳士方征伐無一兵寸炎下何啇

帥亂襲炎幽空室中列卒環守勸炎降炎不肯屈夜以
燖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
酒仰天嘆曰嗟夫大丈夫乃爲鼠輩所困我即死死義
爾賊死肉臭狗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炎飲酒自
若卒叱炎解衣炎罵曰此紫衣乃主上賜我者吾當服
以死引枕卧賊乘醉中刃之洪武元年追封丹陽縣男
妻王國兵入金陵時死之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其少年一磊落書生也紅巾亂起
光投筆從戎徐壽輝陷都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鎮鄱陽

陳友諒弑壽輝自立爲漢王光語衆曰我不能殺友諒
可北面之乎遂與左丞余椿反擊漢兵以饒降輕騎詣
上龍江上賜光錦袍鵰帽授行樞密院判官令戍徽光
旣行上解金連環縧授光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光
疏謝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
左右藏弆曰此于光誓書也識之從征九江下黃梅破
建昌從戰鄱陽遷指揮同知從平武昌遷鷹揚衛指揮
使偕懷遠將軍從徐將軍東平淮浙北定中原郭子興
之守潼關及鞏昌徐將軍皆令光往佐之王保保數入

寇光輒擊却之大將軍班師還京王保保襲蘭州光自鞏昌將兵往援及馬蘭灘卒遇敵兵爲所襲被執是時蘭州兵少守將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敵令光降光不肯縛光至城下語光曰若能呼以城降不汝殺不能將磔汝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善堅守徐總兵將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敵不能下且懼大軍至乃引去上聞光死流涕曰于光不食言矣祭之少牢配享雞籠山

朱顯忠泰州如皐人也初從張士誠守松江我師下太

倉顯忠遂以松江降歷功陞授濠梁衛指揮僉事從潁國公伐蜀留守文州蜀將丁世真更欲爭文州圍城益急番兵數萬顯忠城中兵僅七百人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棄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部士聞言爭自奮顯忠被創以十數戰益疾城破士卒止存二百人顯忠死于亂軍中蜀軍得我千戶王均諒均諒不為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上聞二人死遣祭之厚恤其家焉顯忠贈鎮國將軍都指揮使丁世真後為

帳下、、所 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請賞之
上曰小[illegible] 孜本[illegible]於[illegible]也何賞之 不許
熊尚字[illegible] [illegible] 人鄧將軍守南昌持刀人帳門坐
將軍帳中 笑天下事鄧將軍大將以爲[illegible]悅
鳳[illegible]朝[illegible] 江州[illegible] 召爲德清 一 召
僞將[illegible] 一 吳[illegible]尚出衆 合溫上
丘溫方氏陛[illegible] 之[illegible]行千人尚[illegible] 行僞將二百人
州邑守遼[illegible] 蒙[illegible]孫[illegible]撒[illegible]別部六
百戶有金[illegible] 所[illegible]史[illegible] 八而是不

户前婦留至二夫者聽悉歸婦三夫

婦為一故從圖而字之五年尚擕至揔其二兒以下

長大兒不養餓死類公米我覓命其兒妻傍兒避不肯

尚門前也物之乃鄰人之論如法於是軍中所掠婦數

百人皆相戒夜遣去此秋山東平上又命彤以前秩往

山東而山東為齊魯故域民敦窶不訐尚即治之是時

河北甫定濟南府行軍兵兵數縱火焚略一家火則一

市財皆殫尚檄令長在火具皆保伍相赴援捞戰士卒

然得從如昔裏時焚略置不問上卒不戰即所恃半依縱

火忠乃息論罷州邑漁繳吏數人撤令月置二曆日著
所理錢穀訟獄之數月以其一上憲司鈞考小大畢入
隱情上語廷臣曰熊鼎爲政得體朕甚嘉焉尋轉副使
三年封建諸王上慎選臣僚問丞相曰熊鼎稱是乎丞
相曰賢上紀姓名 開 當是時少卿相語上
曰唉 以鼎足臣 名拜晉王府右傅階中奉大 曾
從 雞老人 護衣哨廠道於陝事連鼎左 遷衛
知尹五年召還 府參軍間令爲皇太子說六 日
上問曰卿 決以來 一 今者幾何鼎謝未

敕還上復問鼎諸侯王事鼎對如初上怒改

奪參軍俸八年西戎朵兒只班內附上以鼎

戎事出為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鎰錢千三十緡

賜胄佩裘纓他物計兩戎終必叛上言西涼岐甯

內地不可棄乃朵兒只班來歸非誠心假我聲援威

服為旦夕自安之計朝廷宜思制御之道急之則

由道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而跋

扈猶日今宜稍給糧種撫其遺民以安衆心守以良將

彼朵兒只班特匹夫耳又將馬往上閱疏曰人常謂熊

背逆今不逆也九年四月上恩背逆上良若遣中使趙
成徽背背至西凉打班驛而尕兒只班叛令酋長么哥
勝背還背切責之大義與成俱爲所害上深悼焉立祠
祠背祿養其家
論曰萊景淵名亞劉章使無康祀之難勳無庸肯逆二公
下乎王用和執法不阿得逆賢將遂無蘇莭之際胡仲
淵知難肯進不有剛悛者参乎孫仲融以豪俠得衆心
有古烈士風然君臣草創之初仲溢之李歸太祖灸力
也于大用張子明呼吸片言直足以壯三軍而褫敵魄

來多州偶必死之氣以鼓士士人人願决一旦之負血戰援掛熊參軍策料西戎若指諸掌不出時歲身罹其殃惜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三

陳陶章唐婁楊劉傳第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也遇初仕元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攻溫州路教授元亂棄官歸隱太祖下金陵方思招致天下賢士開洛陽人秦元之避地鎮江使徐達物色之形之至語太祖曰金陵名士明公搜用盡矣且及臣老朽此中尚有百倍臣者奈何遺之因薦遇太祖立致書幣徵見太祖與語大悅之稱先生不名遇與元之二人參侍帷幄太祖嘗有秘畫臨幸其第者三元之謀目

太祖嘗臨燕且多賜遺元之有從子殁啓太祖還鎮江太祖爲出如相送握手密談久之太祖初爲吳國公時時寄禮二人不煩以職務及爲吳王元之巳前卒時欲官遇遇辭不肯受明年上即皇帝位再命爲翰林學士皆固辭尋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除中書左丞又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則又辭會有疾命醫往視時天微寒因賜錦被及上供米疾間入謝上望見遽呼曰君子君子久之又命爲禮部尚書則又辭上見遇固不肯仕乃兩遂

不復強每見多錫賚之遇皆拜受賜坐侍食談古今成
敗遣廄馬送歸仍賜有輿校尉十人俾安佚之諭之曰
卿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遇頓首謝曰臣三子皆
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悅遇初以四方多難夜必焚香
籲天願天早生仁聖救剏殘及上起江東遇聞召即就
命然不受官爵不渰其志洪武十七年乃卒時年七十
有二賜賻祭加東園秘器葬鍾山季子恭舉鄉貢士累
官左通政累贈遇官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
遇爲人清遠有興致游心締事然不肯傳示人人無知

者第中復嘗學習遇叱之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中復常隨遇待太祖卒以此使受知文皇永樂初授翰林待詔遇嘗寫太祖聖容妙絶當時中復子孟願善八分楊東里最愛之

陶安字主敬直隸當塗人也安初舉元至正間鄉試授明道書院山長爲人貌癯而內多謀略精易筮嘗以王佐自召負而人未之知也上渡江首至太平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上見之龍姿鳳表因獻言平天下大略上悅使參幕府事從下金陵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

安爲員外郎上方寤寐英豪欲劉[illegible]至上問

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

民之才不如溢與琛上嘉其善讓上克武昌拜守黃州

及下饒州徙守饒國寇時陷浮梁樂平來攻饒州二縣

民多從賊剽安發城諭曰若等皆吾隴上農民奈何反

爲賊用夫賊還爲太守用命猶貴乎賊曰使皆如太守

豈有今日城即破不相害也已而行省援兵至賊大敗

遁去諸將請盡屠從賊者安曰民爲賊務非其本心奈

何殺之明年入朝上作詩美之謂賊去鄱陽猶鯀魚之

去潮也吳元年初置翰林召爲學士是時四方宿儒皆
集闕下議禮制安總之而大祀禮專用安議祫禘禮定
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
魏觀軍禮陶凱安復與李善長劉基傅瓛楊憲等詳定
律令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
何從知御史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
人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洪武元年初置山東行中書
省上以江西參政汪廣洋調山東欲令安出參政江西
上語安曰江西上游都會朕閱諸臣堪代此者莫如卿

叟頓首曰愚臣微陋忍付托不效負上恩上曰躬擐甲
冑決勝負兩軍之間此武夫事非卿所能也承流宣化
綏輯一方之衆此卿事亦非武夫所能也朕用人因人
所能不強人所不能朕豈私卿一人不愛一方耶安頓
首受命至江西多善政洪武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
草陳時務十二事贈姑孰郡公上嘗賜安璽語曰國朝
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少講濂洛關閩之學
上嘗與諸學士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聒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

汲去戰國縱橫捭闔之徒當時諸侯急於功利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陛下誠探本至論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以不行仁義夫秦襲戰國之弊安得知此

章溢字三益處之龍泉人也少負才畧方頤踈髯目光如電叶音若洪鐘壬辰蘄盜寇龍泉得溢從子將殺之溢出詣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縣募購溢大喜為縛從子延溢坐問計溢譏駡曰計安出爲賊不已且死

爾賊怒縛溢柱刃礪腸欲以威降溢溢詬益奮不屈賊竟
所恐害溢夜乘間脫歸募皆市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處
帥府抹將軍宜孫上其功行省因晉與平七縣諸洞賊
屢有功行省以便宜累授溢官辭不受或問之溢曰吾
將鄉里子弟使自將捍地方禍閔之日為功何忍乎少
退隱匡山上克處州避地入閩久之上以兵召來公及
青田劉基麗水葉琛浦江宋濂四人同詣金陵見上上
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四人同辭
對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是能一之耳上曰

卿等其留輔予以溢爲營田司僉事溢乃行視江東兩淮蕪田皆爲辟草萊佐軍興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改僉司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溫州詔還處州餽糧制楚平收湖廣溢至湖廣見荊襄多廢地請盡開斥分兵屯田以控制北方上曰善經綸之事朕一以屬卿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濂坐事逮辭連溢溢惶怖上曰朕素知溢守法恐行差遣太史令劉基慰諭明悉會處帥將兵入閩敗沒浙東諸郡人震恐遷溢爲浙東副使還鎮處州溢辭曰臣日在浙東無狀同列皆得償

臣蒙賜原上恩已重臣不勝感激今更加臣官則益重

臣過疆場之事臣不敢辭副臬之命臣不敢拜上從之

比諸郡諸狂狡相詿誤者各已據山谷爲盜冬馳檄諭告

招輯之誅其渠帥而籍餘衆爲兵盜子存道初以元帥

戍浦城詔令提兵從盜往來游擊温州茗陽賊周遂卿

遁客平陽瑞安道盜命存道擊斬之青田龍泉慶元三

縣時多警盜先籌爲守禦策賊皆却走諸縣漸稍寧謐既

三載請朝京師上手書報曰朕知卿在邊良苦俟吳平

當即召卿爾及後浙西平召還京留存道使守處州上

既見溢甚嘉獎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溢叩頭謝不敢當上因諮溢以征閩諸將溢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溢策上即皇帝位溢與劉基同日並拜御史中丞太子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治事務持大體嘗曰憲臺百司儀表務尤養人廉恥使人避不肯犯豈直恃搏擊爲哉存道初率鄉兵萬五千人從李將軍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

伐溢請上曰卿兵農人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今復謫
之失信不可上色不懌溢繼請曰今兵已入閩若抑還
州里昔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趫勇不好農可籍而代也
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者迂乎先生不迂也非先生爲朕
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溢受命遂行比還處會母卒上令
苫塊治戎事卿兵既集乃令存道部領北行疏乞終制
存道至京師見上上曰汝父事朕宜勞爲多汝尚勉立
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戍
上黨尋移平陽溢竟以毋哀毀得疾卒年五十六存道

後從湯和征虜斷頭山力戰死

唐鐸者鳳陽人也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忠謹事上無它腸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中書省管勾湯將軍克延平請守於上上令鐸往既三載召還爲殿中侍御史已復出守會稽築夏蓋湖隄其有功利於民甚溥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上語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訕謗言近於忠訕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聰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訕言則

智日明而佞人自絶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陛下也深得情幸甚已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復爲兵刑二部尚書初立大理院上語吏部曰三代保傅禮極尊嚴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食尚書祿未幾致仕二十五年改院爲府復起鐸爲之仍食尚書祿尋致仕再起爲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左軍都督楊文以征南將軍佩總兵官印出平廣西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土蠻起鐸以致仕兵部尚書參贊軍務鐸釋

事遂還里鐸爲人素長者然短於才上或有付託輙勉
出應命出未久復請休上亦念其故舊多恭注雖致仕
全給尚書俸上嘗語鐸曰朕思前代有國家者體天道
順人心以爲治則基業久安删有亂亡未有不由違天
逆民所致卿與朕共事日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
事天未至卿即以言使朕知幾治亂繫焉卿毋謂已安
不以爲意也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是
臣雖老詐敢不盡心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
鐸居官不動聲色而政修人和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

部學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吏髮蓬面垢衣愁肌瘦不堪驅因以不得肆其貪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務不足度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出罪奸人忌徽剛謗訕誚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畫皆舞文愚鐸賄賂公行鐸無可柰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游滑者以爲愚人心不古有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有九卿賻最優

論曰陳靜誠有運籌首功而尺寸之組不得加于其身青田公嘗爲加額矣陶主敬首謁轅門而一統鴻圖已定於出迎數語王者之興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蓋謂是乎章三益先後保障功不細乃抹將軍虛左席以相讓不能屈後竟見與龍沛諸人共翊桐廬而西豈君固擇臣臣亦擇君耶唐公累進累退厚德足以感明主而不能含質行至於墮群姦而不能累其愚不可及也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舉秀才授司經局正字出令會稽應憲陶成以它事坐漢繫按察司獄非

其罪也上偶知之會晟至京師上械晟還浙令釋漢與俱來漢至上即日拜為監察御史巡按陜西漢疏民瘼數事具言古人有言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専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漢嘗平反一寃獄謝以千金漢訶之曰予罪得原律有定法非我私子峻却之上聞擢右副都御史時虞徵為左都御史性殘刻漢嫉之數面折徵徵側目睨漢奏遣漢出按事蘇松嗾御史桂

湔拾漢微過爲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漢長於政事有廉操上愛之然漢處同列出言多不檢亦以是皆怨上亦稍知之慮爲所中傷以年老賜歸田里漢叩頭謝曰臣頗生居京師死葬京土上許之命居私第歲餘起爲左僉詹徽尋坐藍玉黨伏誅上復拜漢爲右僉都御史漢涖事未久遂請老乞還故鄉上曰朕先賜卿歸不肯行今欲歸何也漢叩頭對曰先是詹徽任臣有後憂今徽誅臣無憂故敢歸爾上賞其悳

遂鄉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庶吉士試
事吏科十九年擢戶部試右侍郎尋實授左侍郎時茹
瑺以貢入太學授承勑郎擢左通政奏達爲靖同榜進
士歷事都察院擢工部侍郎數人在職公忱上故特超
用之詔有司復其家御製大誥七復特舉數人以激勵
百官而此數人者三刀年由圻晋尚書自二八孫式靖以
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其年達遂致仕去靖在部嘗鞫
一武官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持至靖前僚屬見之皆
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贋物侮人耳命碎之上

聞嘉歎曰人得珠人必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使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將以一珠而起大獄株連之禍安可勝窮今以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遽斥以爲贋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靖時方壯年執法平允上數奬勵之尋以事免亡何召以布衣出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有御人繫獄靖爲其改狀草擊登聞鼓爲御史所劾上念其才不之問御史論不已賜自盡上命歸塟於淮年僅三十八璿衡山人事孝陵爲兵部尚書建文時改吏部尚書文皇入國封忠誠伯達字文用宣城人也